



清明节诗选

徐桂荣

死亡是一个地方

越来越觉得,死亡不是疾病、消亡
而是一个地方

一个不确定的
安静又模糊的地方
就像村庄旁的一个小站
或者河流边,某块巴掌大的向阳
坡地

每过一天,我觉得离这个地方
就近了一点。每过一天
这个地方就清晰许多
有时候闭上眼睛想象它
甚至触手可及,到处是它神秘的
气息

就像此时,望着窗外茫茫白雪
我想象自己正躺在那里
被一抔土紧紧抱着
不再寒冷,劳累,孤寂
草丫丫,一丛一丛,从骨缝间钻出
来

草根

是在铺天盖地的白幡和恸哭里
爷爷的葬礼
掩埋了我的童年

我的爷爷,一个人
睡在窄小黑暗的棺柩里
依然眉目含笑,银须飘然
他说过,他就要回老家的
黄土地下睡觉了
守着自己的亲娘
会幸福得像个老神仙

可做了老神仙的爷爷
会是什么样子哪?
隔着厚厚的黄土,我怎样
才能天天看得见?

而黄土真得突然就
一锹一锹地扬起
惊起满地飞鹰,啸叫着
将云彩和白幡
刹那间撕成漫天的碎片

我蒙住眼睛,看见八岁的自己
在倾盆的碎片里放声大哭
粉红的衣裙旋转着,燃烧着
成为灰烬

我的童年,从哭声和灰烬里
毅然走出,走出我疼痛的四肢
躲进爷爷坟前的新土里
展须而为一棵柔韧的草根
一棵柔韧的草根,舒展着我的血
脉

日日夜夜向黄土不停地延伸
只为——
只为去叩响爷爷天堂的门



理想都是父亲一个人知道。

父亲的这种爱我不认为是溺爱,我觉得这是宽容,是博爱,是关爱,并不影响我们兄妹长大成人后依然能成为正直、善良并且孝顺的孩子。父亲虽不善表达,但他爱所有的孩子,他的爱就像一根电线上扯出几个灯泡,一开同时亮,一关同时灭。

父亲六十岁离休,那时他似乎迷恋上了饮酒,每天都要喝上一二两,这让母亲十分反感,继而他们发生争执,我这个被父亲宠大的“小叛徒”总是很正义地站在母亲的立场上,与她一起指责父亲不关心自己的身体,就是不关心我们,并且义正辞严地找来一篇报道让父亲看《吸烟加饮酒是致命的混合剂》。因为当时父亲的烟瘾是相当大的。虽然我并不站在父亲的立场,但父亲知道我心里始终是对他好的。

父亲后来戒烟缘于一次意外的气胸。气胸这种病来势凶猛,让人措手不及,差点夺去我刚六十岁出头的父亲的生命。全家人劝父亲戒烟,我知道这对于有四十年烟龄的父亲难度是非常大

的,我再一次充当“叛徒”的角色,与父亲唱对台戏,监督父亲戒烟。父亲还是很有毅力的,几十年烟不离手的他真正戒掉烟的时候,他的老朋友多半不信这是真的。

其实这中间母亲一直在调剂着父亲的生活,她帮父亲在自家小院子里开垦出三四陇菜畦,让父亲的生活从此焕然一新。一辈子没干过农活的父亲,此时像在自己的世外桃源中,怡然自乐。父亲在小院里栽下一棵香椿树和一棵石榴树,它们茁壮成长,枝繁叶茂,父亲种的小菜苗也长势喜人。我总认为,那是因为父亲的善良,因为他对待任何事与物都是发自内心的喜爱。

父亲的晚年我又成了他的“尾巴”,也成了他的拐杖。姐姐们买的再豪华的拐杖,也不如我伸出一根小手指的力量,父亲一如我当年依赖他一样,信赖并且依赖着我这个“叛徒”,他的体检表要我念给他听,哪种食物多吃哪种食物少吃我说了算,就连天气预报也要找我核实,这段日子我很幸福。为父亲捶背,帮父亲

洗澡,出门牵着父亲的手,我早已习惯这种被他呼来唤去充当拐杖的日子。但父亲还是在 2006 年阴历五月二十九毫无征兆地,十分安详地离开了我们,享年七十七岁。

父亲去世的前几天,我刚带父亲做了全身检查,医生说父亲的病控制得很好,但体内机体老化,多半不能正常工作了,但我从来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父亲好像睡着了,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父亲满堂的儿孙都在床前,他看起来很安详很满足地走了。

有时候我是信命的,命中注定我是父母的孩子。人的轮回就是这么回事,生即死,死即生,我们兄妹正是父亲生命的延续。尤其是我的二哥,他像极了我的父亲,有时候我觉得二哥的两个女儿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,因为她们有着天下最好的父亲。

父亲在天堂里一点儿也不寂寞,因为父亲像风箏,无论飞得多高我们都能把他一点儿一点儿拉近。

了他?还是他的简单和不懂攻防让他受了伤?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题了。

“他不是智者,他是君子,是个勇者”。一位同学这样评价他,我赞同。不过,我还是希望他是一位智者,当退到无路可退,退到乡村大地上时,能放宽心怀,给心灵一个安放的空间,让乡村的阳光去安抚那颗澎湃的心,我希望他能长命百岁。

春天来了,这是万物生发的季节。杨柳飘舞花团锦簇,阳光似锦游人如织。旭日阳刚曾经有一首很火爆的歌《春天里》,里面唱道“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,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”。清明到了,我还不知道群成老师确切离去的日子,但我知道,会有很多人在心里永远纪念他,会时常想起那个拿自己名字开玩笑深受学生喜欢尊敬的老师,在每个美丽且又回荡着朗朗书声的春天里。

生活极其窘迫,他不想吃饭,想吃个橘子开开胃,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我跑遍了小镇,竟没有买到。父亲说过:“我死后不要给我烧纸,也别哭我,要孝顺就现在给我端碗水喝。”我真后悔没有有在父亲生前多给他揉揉背、锤锤肩,没给他多端一碗水、一碗饭。每当走在街上,看见商贩一车一车的橘子,我都禁不住呆呆地遐想我的父亲。

父亲啊,你可知道,在今天衣食无忧的年代,我多想孝敬您一箱橘子、一箱苹果。在我的心里装满了对你的爱,我多想搂住你的脖子亲亲你那为家而沧桑的面庞,我多想趴在你的肩头闻闻你那为儿女而沾染了汗臭的衣服,我想和着你的心跳感觉父爱的博大,可是你为什么却要匆匆地去向那遥远的地方?

三十年来,每年春节、清明、十一,我和丈夫、孩子,不管刮风下雨都不忘给父亲扫墓,也许远去的父亲早已不属于尘世的礼俗,但对父亲的祭拜已成心结,人越远,思越深。

纪念朱群成君

张继涛

就成了。他的课讲得很棒,风趣、幽默,声音洪亮,激情澎湃,年轻的我们很爱听他的课,也很喜欢他,我们都不叫他朱老师,而是叫他群成老师,他总是乐呵呵地应。

初中毕业后,生活的铁流把他的弟子冲向了不同的舞台角落,见群成老师的机会很少,渐渐地就没了他的音信。

再次得到他的消息,是在去年的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上。觥筹交错间,大伙回忆起初中教过我们的老师,有人提到了群成老师,有人回说,群成老师走了。我愣了一下,追问了一句:“调哪里了?”

“上吊自杀了。”气氛顿时有些沉重了。

“他是个简单不懂攻防的人,因为课讲得好,去了教改组。教改组机构精简,他被减下来了。在一中代过一段时间课,后来回到乡下一个小学教数学,再后来,某天中午,参加了一次别的村庄人家的喜宴,回来后,在自家门上上吊自杀了……”

长长一段日子过去了。想到朱群成这三个字,我心里还是会隐隐的痛。我想不通我尊敬喜爱幽默风趣激情澎湃的老师,为什么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诀别这个世界。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愤怒,还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嘲笑?是自然的风是社会是体制是人心里丛生的箭伤害

三十年不逝的思念

曾红梅

爷爷。父亲十二岁就参加了抗日的队伍。在部队里,父亲学会了修车的绝活,大车、小车,只要听听声音就知道车有没有毛病、毛病在哪儿,以至于后来成了家乡十里八村的免费修理工。也基于此,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总能得到街坊四邻的照顾和资助。

父亲很要强,教育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争气。父亲生病那年,家里破旧的房子已经坍塌得七漏八淌,父亲感觉到自己生命的短暂,又怕母亲以后生活艰难,硬是在病床上指挥着帮工盖起了村里第一家“瓦金边”房,房子竣工,父亲咽气。

父亲很疼爱我,在我上中学、大学的时候,家里不管多忙,父亲总是说:家里的事不用你管,你的任务就是学习。考大学那年,父亲为减轻我的思想压力,

每年都是这样,离清明节还有一周,晚上就睡不好觉,总觉得该去看望一下远去的父亲,于是,赶在清明放假前就准备了水果、元宝、纸钱、冥钞,还在纸上盖了“通关印章”,趁节假日和老公一起去给逝去的父亲扫墓。

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年了,在我心里却恍若昨天。那年初冬,我刚刚大学毕业,还沉浸在対未来的憧憬中,却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倒了。没想到,慢性胃炎的父亲竟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父亲临走时还把我揽在怀里,没说一句话,只是看着我的脸微微地笑。我知道父亲不想让我过于痛苦,但我的天塌了,我的地陷了,我生命的支撑突然折了,我怎能不失声痛哭?

父亲的父亲家境贫穷,因养不起父亲就把他送给我现在的